

打陀螺轉的茶樹

茶園的地上、山徑、馬路上都有許多龜裂的大小縫隙或新形成的溝渠，有些地面都翻了上來；各地的民宅大部分也都倒得精光。

一早，這個純樸客家聚落有點異乎尋常，村子裏極富盛名、據說「極靈感」的文昌廟，平日尚稱熱鬧的人群今天都不見了；廟埕邊還是擺了兩個攤子，竹篾仔做的生活器具貨色齊全，許多都市流行的物件應有盡有，就是乏人問津。原來，這天正是竹東芎林鄉傳統的義民節，大家老早就備辦好祭祀用品，趕到萬善祠去了。

TZU CHENG FOUNDATION

萬善祠前的空地上搭起了棚子，一、三十張連成二排的大桌子早已擺滿了各式各樣的供品；廟旁的大墳極其特殊，大壟邊邊水泥護牆尾端收攏成兩個活靈活現的龍頭，造型簡單古樸，有一個缺角上還有較新的水泥填補痕跡，更添它莊嚴沈靜的原始風貌。

回首當年

原先聽說，芎林鄉萬善祠旁的大墳埋葬的是一九三五年（日據時代昭和十年）新竹、台中地震罹難者的屍體，挑了這個地方人士匯集的日子趕來打探當年大地震的經過與災情。沒想到，這個墳墓的歷史厚度更勝於那次的地震。

原來萬善祠及旁邊的大墳來源，是遠在日據之前，勤勞刻苦的客家人來到這裏落腳，爲了生計應清軍招募，大批新移上山關路墾荒，不料卻被原住民分

批「出草」而丟了性命。悲傷的家人聞訊上山收屍，但因都找不到頭顱無法分辨身分，因此就合葬於此，由後代子孫共同祭祀。

雖然萬善祠與地震無關，然而，說到地震，年長的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，雖然年代久遠，有些人的印象還是相當深刻。

一位七十一歲的陳老先生說，算起來，大地震那年，他應該是六歲，只記得他在睡夢中被他的父親從被窩中抱起來，衝出大門外的情景。

另一位推算自己當時九歲的老先生則說，當年五指山的大石頭翻了下來，從山腳下的灶君廟旁滾到懸崖底下，卻沒碰壞灶君廟的任何一柱一角，地方上的鄉親議論紛紛，都說是灶君爺爺顯靈了。

但是，他還記得，灶君廟後方的整片山壁，連著大樹石滾落下來，變成寸草不生的一片禿山，一直到十幾年後，樹木逐漸長出來，才遮住崩山的痕跡。

灶君廟爲何會完好無損，確實是很耐人尋味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一旁一位白髮蒼蒼的瘦小老太太一下子比手畫腳，一下子用手勢接著打圈圈，再一下子又抱著旁邊一位中年男子的腳比畫著，連說帶比、唱作俱佳。

採茶姑娘的回憶

原來這位楊洪壬妹老太太現年已八十六歲，當時正在北埔鄉的五指山上採茶，地震來得又猛又急，差一點就把她震下懸崖去了。

楊洪壬妹是童養媳，從小被賣到芎林這個窮鄉。當年是日據時代的戰時，物資缺，食物都是配給的，她因爲營養不良，身材一直都很瘦小；當時雖已二十一歲，體重卻才六十台斤（約三十六公斤），小不隆冬的，平時只要風大一

點就像會被風吹跑。不過，她倒是很自豪地說，因為從小操勞訓練，她雖然只有六十斤，卻能挑一百斤的東西，工作起來一點也不比別人差。

因為生活艱苦，能上山採茶打零工，是當年每個客家婦女夢寐以求的好差事。楊洪壬妹因手脚伶俐動作快，經常到處去幫人家採茶。地震的前一天，北埔的茶山老闆來芎林招募採茶工，她就高高興興地出發了。

她們這批採茶姑娘共五、六個人，跟著茶山老闆先從芎林坐一個多鐘頭客運車到北埔，就住在北埔街上老闆家的工寮。因為第二天需起得很早，翻山越嶺到深山採茶，大家都早早入睡。

由於工資都是以量計價，她們怕走路路耗費時間耽誤工作，一過夜半，自己老早都自己醒來了。梳洗用餐後，老闆就發給她們每人一支竹筒做的火把，帶她們往山上去了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走到茶園已是黎明時分。大家略作休息，正好天夠亮可以看得清楚嫩葉。姊妹們在一階階梯狀的茶園各自物色有利位置，開始動手採起來。楊洪壬妹就定在最下一階的位置開始採時，有些眼明手快的姊妹已經採了大半簍茶青了。

正當楊洪壬妹聚精會神開始採茶時，突然發現茶樹無風自動；起先只是微微顫動，繼而大幅度搖晃了起來。楊洪壬妹採茶採了十多年，從來也不會碰過茶樹自己會動，心裏一陣驚慌，但還來不及追究原因，又是一陣一陣地震動，幾乎將她擡到身旁的駁坎下。她這才明白，原來是發生大地震了！

茶樹一直在搖，隨著震度越來越強，竟然就像小孩子打陀螺一般轉動起來。楊洪壬妹根本站不住，一邊是駁坎，駁坎底下就是山谷；另一邊的梯岸有半人高，她又矮小，匆忙間也爬不上去，完全沒有攀扶之處。正在驚慌之際，眼角發現上面一層階梯有一個人站在那裏，她想也不想，本能地撲過去牢牢抱

緊那人的大腿，才放心任由大地瘋狂地上下左右、前後地甩動、顛晃。

彷彿經過了一世紀之久，驚天動地的超級狂震終於漸漸變小，終至平穩下來。驚魂甫定後，楊洪壬妹拿手拭汗，才發現她死命抱住的是一雙腳，抬頭往上一看，老闖正滿臉尷尬，似笑非笑地看著她。原來，她在生死交關時，像快溺斃的人死命抱住的浮木，居然是老闖的大腿！剎那間，羞得她滿臉通紅，趕快回過身去繼續採茶。好在，因為是論件計酬，地震一停，採茶姑娘們馬上又手不稍停地飛快採著茶青，沒人注意到這件事。

當天，他們還是像往常一樣工作到太陽下山，幾乎看不見了才收工。在回程的路上，茶園的地上、山徑、馬路上都有許多龜裂的大小縫隙或新形成的溝渠，有些地面都翻了上來。他們拿著火把，小心翼翼地走回北埔的路上。當時人口稀少，分處各地的民宅大部分也都倒得精光。回到老闆家，老闆自己住的

土墘厝也倒了一半，倒是採茶工住的工寮，因為是簡陋的竹編為材料、外面糊土的建築，雖有些損傷，卻還可以住，安全無虞。

不過，老闆的兒女倒是受了傷。據說，地震發生時，老闆的太太抓著小孩的頭逃命，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出門外，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。但老闆家的鍋子、碗盤都摔爛掉了，很久都沒鍋子可以煮。餘震又連續動了好幾天，老闆的房子又裂開，幸好她們只受僱採茶，老闆的困難自己會想辦法解決。

和心合力，重建家園

那一季的茶，採了二十幾天，楊洪壬妹回到芎林時，發現家鄉也是面目全非。村子裏的房子多半都倒得精光，家家戶戶都把家裏的家具、衣物、生活必需的「財產」都搬出來，放在路邊，由老人家看著。不過，日據時代對小

偷的處罰極嚴，被抓到的話，手可能會被砍掉，所以也不會有人偷，治安及秩序都很好，東西放在外面也不擔心。

楊洪壬妹家的房子也裂了，大家怕餘震，沒有人敢待在家裏，全村的人都睡在市場裏面，睡不下的就到市場外面搭臨時棚架棲身，但比起市場有圍牆屏障是差得遠了。

以前的台灣社會都有「交換工」的習慣，無論是耕種或蓋房子，只要一戶有需要，都是全村的勞動力全部出動幫忙，大家互助合作，工作進行得又快又好。當時也是一樣，地震後，所有有生產力的人都被召去「做公公」，集體重建房舍。大家一起動手，很快地，一戶戶房子又蓋起來了，沒多久，市場就恢復原狀了。

採茶姑娘離鄉背井近一個月，又碰到大地震，難道不擔心自己家裏的情

況，有沒有回家查看，或由什麼管道打聽家鄉的音訊呢？楊洪壬妹說，那時候資訊不發達，根本無從打聽起；而且路途遙遠，還要坐客運車，沒有老闆帶路，她們根本也不曉得怎麼回家。

話說回來，當時大家一心要賺工資，老闆自己在地震後也是留在現場監工，地震時「隨人顧性命！」震後，每個人都立即回到崗位上繼續採茶了。何況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跟現在大不相同，老闆的話就像聖旨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老闆沒說話，大家也不敢開口要求回家。當天晚上回到北埔看到災情慘重，也只能在心裏憂心，哪有人敢去問他什麼？

有人開玩笑問她，她怎麼敢去抱老闆的大腿呢？楊洪壬妹還有點羞赧地說，她實在是太矮了，又怕得要死，心裏只想到保命要緊，哪裏來得及考慮什麼勞僱關係或什麼男女之防？不過在那次地震中經歷過畢生僅此一次的茶樹自轉，印象深刻，六十幾年還記憶猶新呢！